

最怕母亲关手机

□ 邓迎雪

那天是周末，一大早雨就稀里哗啦地下个不停。我给母亲打电话，想告诉她天气不好，今天不去看她了。电话拨过去，却提示母亲手机关机。我想，可能是母亲的手机没电了，过一会等她充上电就好了。过了半小时，我又拨打还是关机。一抹疑云悄然浮上我的心头，母亲平时特别关注她的手机，唯恐错过孩子来电，今天怎么这样反常呢？

接下来的时间里，我不停拨打她的电话，还是没有打通。我忽然想，是不是因为母亲的手机欠费导致停机了？我连忙交上话费。可电话还是无法接通，我的心不由自主地慌乱起来。

我的父母今年都六十多岁了。这些年，两位老人在郊区津津有味地种着一亩多地，说什么也不愿来城里居住。他们说，城里住不惯，再说家里还有庄稼需要打理，院子里的鸡、鸭、鹅需人照料，实在是走不开。所以每逢周末，我总是坐一个多小时的公交车，到乡下看望他们，平时就靠手机联系。父亲耳朵背，

平时不用手机，每次打电话都是跟母亲沟通。渐渐地，打电话成了母亲的一项重要生活内容。很多时候，电话打过去，母亲都是“秒接”，可见她时刻准备着和孩子在电话里说话。

为能及时接到电话，母亲从不关手机。有天晚上，她的手机来电突然没有铃声了，约摸着我可能会给她打电话，她就拿着手机，一直盯着电话，唯恐错过我的来电。后来我才知道，是母亲的手机无意间把来电铃声调成了静音，母亲不会设置，所以才采取了这个“笨法子”。

可是今天，母亲的手机为什么关机呢？我越想越觉得纳闷。是母亲身体不舒服，忘了给手机充电？还是有什么别的事情？想到这里，我坐卧不安，拿起电话又试着拨了一次，还是关机。

我放弃了在家等待，决定坐车回家看看。

到了家，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推开家门。只见父母正坐在院子的凉棚下喂鹅，几只洁白的鹅正埋头吃着盆里的菜叶，不时“嘎嘎”地叫着。母亲看见我，脸

上流露出几多欣喜，高兴地说：“大妮来啦！”看见两人一切如常，我悬着的心终于放下来了。

“妈，你没事吧，你的手机咋老打不通？”我立即问起这个困扰我一上午的问题。

母亲从口袋里掏出手机，看了看说：“这手机好好的啊。”我接过来看看，母亲的手机没有关机，看起来一切如常。我又拨打，提示还是关机。于是我把母亲的手机关机重启，这回终于恢复正常了。原来母亲的手机出了点故障。我长出一口气，一上午的劳碌奔波终于在此时找到了原因。

看着满头白发的父母，我内心不由得感叹：不知从什么时候，我和父母换了角色，以前，是对年幼的我时时放心不下，倍加呵护，而今当我长大成人，老去的他们成了需要我用心关爱、时时牵挂的“小孩”。

我希望在今后的岁月里，母亲的电话永远是畅通无阻的，这样无论我走到哪里，只要知道父母一切安好，我的心才会安宁下来。

记忆里的酸菜

□ 刘杰

寒露一过，就是农家腌酸菜的时候了。

父亲把剩下的白菜背回家，母亲把一棵一棵白菜在开水锅里焯一下，这个分寸一定要拿捏得很准，烫不到位，菜生涩难咽；烫过了头，绵塌塌的失去了脆爽，稍有失误，一缸酸菜就失败了。开始焯菜了，就需要父亲的配合：母亲一棵一棵地焯；父亲在冷水盆里一棵一棵地洗。母亲的手被烫得通红，父亲的手被冻得红彤彤的。父亲一边洗一边把菜一棵一棵在早准备好的石板上码好，最后苫上洁净的塑料纸，上面压上一块或者几块石头，腌酸菜算是完成了第一个环节。

第二天太阳出来后，母亲开始装缸。母亲小心翼翼地将一棵菜一棵菜头朝里根朝外，码一层撒一把青盐和花椒，再码一层再撒盐和花椒，如此反复，直到菜码完缸装满，最后父亲将那块用了几十年的圆青石压在上面，盖上木板就算大功告成了。

一个礼拜之后，灶屋里悄悄弥漫着若有若无的酸香味，酸菜就可以开缸食用了。我馋酸菜，每年开缸的时候，母亲都会等我在家，揭开盖板，掀起石头，母亲端一个搪瓷盆子，用专用的长筷子捞出三五朵酸菜之后，再次压好石头盖上盖板。我喜欢吃刚捞出的酸菜，拿一朵菜帮子嫩黄、叶子微黑，酸香诱人的酸菜，撕成一缕一缕的塞进嘴里，三下五除二一朵酸菜就吞进肚里了，浑身的舒坦只可意会不可言传。尤其是酸菜芯芯，酸香脆爽，简直是天下第一美味，只可惜一棵酸菜只有一个芯芯！

靠一缸酸菜要维持一家人半年的生活，无论是黄面疙瘩还是洋麦面片，甚至洋芋菜糊汤，都少不了

酸菜的调和，尤其是冬日里上顿下顿的黄面米饭，全凭酸菜相伴，才会不厌其烦地吃了一顿又一顿。母亲做的酸菜酸而不涩，脆而不硬，叶子烂而不失绵醇，每吃一次都令人食欲大振，不能自禁，往往超过了平日的饭量。母亲做的酸菜，在几十户人家的小山村是绝对的权威。在那饕餮不继的年月里，山里人赖以酸菜度过了一年又一年困窘的日子。

我们长大之后，陆续走出了关山，母亲的酸菜缸依然是我们的最爱。后来因为疾病的纠缠，母亲的身体已经很羸弱了，就是在院子里行走都要依靠拐杖的支撑。尽管如此，每年的寒露过后，母亲总是要腌一缸酸菜给我们，当然了，那叶瓣肥硕的白菜肯定是父亲的辛劳。立冬之后，每次回家看望父母或者小住几日，百吃不厌的就是煮洋芋和酸菜面，尤其是我的四弟和小妹夫，顿顿不离洋芋和酸菜，母亲看着我们贪婪的吃相，静静地看着微微地笑着，满脸的慈祥 and 慰藉。一缸酸菜，在我们走马灯一般地进攻下，刚过完春节就告罄了——我们六七个小家，连吃带拿，就是有两缸也不够！

母亲逝去已经十年有余，父亲也住在城里，我的家乡随着移民搬迁早已经人去屋空，唯有母亲的酸菜缸孤零零地立在坍塌老屋的一隅，想吃一口母亲做的酸菜，只能在梦里可遇而不可求了，曾经吃过母亲做的酸菜的亲友至今也念念不忘。

看着满天飞舞的雪花，多么想吃一顿酸菜面或者酸菜疙瘩，也只能是妄想妄想了，因为我喜欢的酸菜早已经滞留在我的记忆之中，不可能鲜活如初了。

□ 施光华

共享单车联想

共享单车，顾名思义，实际上就是公用自行车，是政府部门和相关企业希望解决市民出行“最后一公里”路程问题。目睹当前共享单车种种遭遇，我不禁想到几十年前的自行车，同样是车，境况却天壤之别。

我小时候小集镇自行车风毛麟角，区长、公社书记下乡都步走，只有去城里办事才骑自行车或搭乘大拖拉机。一次，我以父亲名义从税务所借了一辆自行车，和小朋友们去公路边学骑车，不料没多久，自行车坏了无法骑。车子坏了当然要修好才能归还，可去哪儿修不知道，因为自行车是稀罕物，小集镇没有修车摊点，只有到县城才能修。后来听别人说，我的一位远房表哥从前在县城做过工，会修车。于是我推车去找他，他说，我替你修车，你顶我去生产队干半天活。车子修好后，我及时还给税务所了。后来我到合肥工作，大部分人上下班乘坐公交车或步走，很少看见有人骑自行车。因为一来自行车价格不菲，100多元一辆，当时我刚进厂当学员，第一年月薪18元，其他师傅们也就是30~40元左右。二来凭票购买，望车兴叹，一般普通工人去哪儿弄票呢？其实这也是很正常的事情，吃一块豆腐干或抽包烟都要凭票供应，如果自行车这个“庞然大物”不凭票供应，那才是不正常呢。大家相互调侃说，今天上班乘坐的是11路小包

车(意为步行)。

后来生活水平渐渐提高了，自行车也就慢慢地多了起来，尤其到了改革开放初期的八十年代，凤凰牌、永久牌及后来的金狮牌、美奇牌自行车，深受广大市民喜爱。这一时期，自行车特别多，市民上下班骑自行车和各大影剧院停车场成为城市一道靓丽风景线，连外国朋友都称赞中国人记性好，偌大的影剧院广场，黑压压一大片自行车，怎么一下就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辆呢？然而，更令人羡慕的是，自行车无论停放在市区任何大街小巷、道路两旁，都是完好无损，排列整齐。偶尔也有偷盗行为，但纯属极个别现象。

综观共享单车目前存在的随意丢弃、东倒西歪、恶意损坏等现象，原因是多方面的，如车辆属性、管理体制、思想意识和人员素质等。也许有人认为，以前的车子是私人财物，偷了犯法，而现在的车子是“老公”的，没人管。这实际是误区和错觉而已，共享单车，从规划设计到具体实施，直至最后售后服务，涉及到方方面面诸多部门，只不过我们没有全部了解罢了。共享单车服务于民，同时民众也要保护单车，相得益彰，才能彼此长久。现共享单车面临各种险境，究竟何去何从？能走多远？除其他原因外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本身。我衷心希望，共享单车越走越远、越走越好，因为它毕竟方便于民、造福于民。

忠犬“飞飞”

□ 王富强

记得在农村时，家家都有养狗看门的习惯。我也不例外，养了一条身黑肚白的土狗，从幼崽到成年四肢短小，骨架瘦弱，看上去与剽悍凶狠无关，只能算只普通的家犬而已。

我对狗狗谈不上喂养，每天早晨盛上半碗稀饭，中午和晚上基本就不管了，想起来盛一点给它吃，忘记了就自己找野食维持，农忙时甚至一天一顿也保障不了。狗狗的日子过得相当艰苦，虽然那时吃饭已不是问题，但我常常忽略了它的一日三餐。

左邻右舍的孩子多，每到吃饭的时间点，狗狗不请自来，站在小朋友的身边，摇头摆尾，孩子们和它也很熟悉，相玩甚欢，少不了从碗里扒口饭或夹筷菜。饭吃完了，它头也不回地跑到饱一顿饥一顿的家，别人对它再好也收买不了它的心。

尽管我朝三暮四，狗从不嫌家贫，它的忠诚让人无可挑剔。晚上它睡在屋子外面，以犀利的眼光和灵敏的听觉，守护着家门院落。一旦来了陌生人，便犬声吠吠，迅速阻止别人靠近。即使面对挥舞的木棒，它也没有一丝退怯，露出尖尖的犬牙，向来者发出严厉的警告。

我曾去过一个做实体企业的朋友那里，住宅厂房互为一体，院子很大，三条大狼狗在那儿汪汪地叫着。我问他：养这么多狗干嘛？他答道：看家护院啊。我说：安排一个人值班不就行了？他说了句让我非常诧异的话：狗比人可靠。我有些疑惑不解，他又补充道：人常常受环境和利益的影响，有时会做出与职责相悖的事，但狗永远不会。它的话尽管从逻辑上讲有点不妥切，但其中道理不辨自明，因为我见证过狗的忠心耿耿。

有一天我突发奇想，给狗狗取个名字，方便我与它的交流，思来想去，取名飞飞。刚开始连续叫几声，它毫无反应。中午吃饭时，我呼唤一声，夹一口饭丢在地上，它看到了马上跑过来。利用动物条件反射的原理，连续试用一周，它终于接受了这个称呼。无论什么时候，只要我喊一声，凡在它视听范围内，它就像一个听话的孩子随叫随到。

时间一长，我和飞飞相处融洽，并建立起人与犬的朴素感情，有时夜晚独自外出，飞飞默默地跟在身后，一路上它不停地小解，据说是留下标记，路再远也不会忘了回家，它知道保护人。有时从田间地头回来，它远远地跑来热情相迎，不停地亲吻着我的脚丫和大腿，它知道关心人。有时它做错了的一件事，我会大发脾气，并狠狠地揍它一顿，它站在那里一声不吭，它知道理解人。有时心情不畅，甩手一巴掌或踢它一脚，痛得它嗷嗷直叫，跑到偏僻的角落独自舔着伤痛，它知道原谅人。

每逢冬季，农村就有一些专门从事偷狗卖肉的人，警惕性极高的飞飞也难逃厄运，被人用烤地瓜拌“八步倒”毒死了。从此我平淡的乡村生活中就少了一位最忠实的朋友。